

县维吾尔族官员称，这里 99.98%都是信教群众，宗教极端思想又在渗透，要想赢得支持，需要更细致的工作，“那些宗教人士的‘群众路线’走得比我们都好”。

一位曾长期在南疆任职的维吾尔族高级官员证实，为了传播自己的宗教主张，一些宗教人士常帮助村民解决实际困难，他们扶危济困，借贷也不需要偿还。相比之下，南疆一些县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一个村一年只有几万元，基层政府连过节慰问贫困户都成问题。这导致一些宗教人士在当地乡村的声望，远超基层官员。

而存在于乡村的腐败问题以及一些官员的粗暴做法，更激化了矛盾。新疆农业大学一位大学生，毕业后在南疆做种子培育实验时遇到大旱，但所在村庄始终不予供水，直到这名学生塞给村支书 3000 元人民币的“红包”，才得以取得水源。

许多维吾尔族官员支持目前新疆发展经济的民生政策，认为这样的政策能更有效地压缩极端势力生存空间，为新疆政府争取民心（详见《凤凰周刊》2013 年第 15 期，总第 472 期报道）。此外，新疆当地学者认为，目前新疆政府所提倡的“现代文化”（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生产方式、现代生活方式、现代艺术方式等等）亦旨在增加维吾尔社会中的世俗化因素。但如何使“现代文化”发挥社会影响力，放眼世界，新疆也找不到学习的榜样。

【网络文章】

北京导游眼中的藏族团

我是北京的一名普通导游。前几天，刚刚带了一个来自西藏的纯藏民团队。在北京的旅游行程当中，他们留给我的震撼是巨大的。

在接团之前，我对藏族人民的印象多半来自于电影电视或者别人给的零星资讯，统一来说就是，不洗澡，比较野蛮，文化程度很低，与文明社会脱节……接到团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传说还真没错，电视上演的也很实在，就是那个形象，黑乎乎的，外表普遍比实际年龄老很多，看起来不怎么洗澡的样子，背非常沉重的简陋的大包，全团都几乎没有一个象样的旅行箱……我自以为是地觉得他们的确与文明社会脱节了。

可是，在后来的接触当中，我才发现，我错得很彻底。而且他们的言行，让身为汉族人的我，极其汗颜。抵达的第一天我们并没有安排走行程，而是打算在酒店休息。因为安排的失误，原本定好的南二环的那个酒店，突然说没房了，接待不了。于是，已经到了酒店门口的他们，还没来得及卸下行李，又被带上车，开到东三环的另一家酒店。下车之后，大家吭哧吭哧地背着沉重的大包，耐心地等待我们发完房卡，然后爬楼梯进入房间。结果意外又出现了，原先定好的那家酒店，又说腾出房间来，让我们过去。旅行社经理赶过来，决定还是调回原来的那家酒店去。于是，刚刚卸下行李还没来得及理顺东西的他们，又开始打包装车，再返回去。当时，身为导游的我，一直提心吊胆，生怕他们闹起来。因为听说藏民比较野蛮，这么辛苦的来回折腾，万一闹起来把这店砸了或者把我们都揍一顿，也是有可能的。结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们不仅没有闹起来，甚至连怨言都没有，在我们接待方一个劲儿的赔礼道歉的情况下，他们居然都微笑着对我们用不太熟练的汉语说“谢谢”。我有些目瞪口呆了。因为据我带团多年的经验，这要是个汉族团，百分之一的现在该投诉投诉、该骂人骂人、该要赔偿要赔偿了……最次也得要求从三星换到四星并且要求赠送景点或者加餐等等等等。可是，他们居然连生气的表示都没有。我自问如果我是游客，遇到这种情况，我绝对没有这种态度，即便不占点儿便宜，也是要骂人的。



我怀着不可理解的心情带他们回到刚才到过却把他们拒之门外的酒店。这一折腾完，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他们是中午十二点多到达北京的。团队的全陪，一个看上去很憨厚的男人。在面对这种局面，身负巨大压力的他，居然也没对我说过一句埋怨的话，反而一直在安慰我，没事没事，我会去给他们做工作的。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形容我的诧异。因为我见过太多的全陪了，为了把自己的责任摘干净，不让游客把怨气撒在自己身上，从来都是帮着游客一起责难地接的，生怕游客认为自己在帮着地接说话。可他居然……我诧异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第二天要走故宫。从前门大街下车之后，走了一段，我回头想理理队伍，免得走散了掉人。因为一般带汉族团，一下车就跟一盘散沙一样，拍照的买水的自顾自往前冲的或者一团拥在一起买小纪念品的等等，太正常了。可是我一回头，又一次被惊了！他们居然两人一排整整齐齐一个不乱，安静地跟在我身后。我一停下来，他们马上也停下来了，一脸平静微笑的看着我。我觉得我似乎有点不会说话了，平时老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大家先别散开，跟紧我，不要走丢了”也说不出口了，现在这种状况，似乎会走丢的人是我。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只好冲大家笑了笑，继续带队往前走。

走到天安门广场上，过完安检，也没有一个人趁机先跑到前面去拍几张照片，或者因为新鲜，一出安检口就跑的找不着人。先过去的仍然在前面排着队，后过去的也没有任何人去插队，按顺序在后面排好。结果我们一行四十多人，仅花了五六分钟就过了安检并且排好了队。要知道，换成别的团，过个安检，我光收人都要收十几二十分钟！我默默地扶着我的下巴往前走。找了一块空地，我指挥大家把包都放在这，排队去看毛主席，然后出来到这集合。也没有一个人把包一扔就跑步去排队，生怕落后似的。而是所有人一层一层把包摆好，然后排好队，再慢慢往前走。没有任何人因为自己的包被压在下面而不高兴或者把包拽出来再放在上面一层。

在他们去排队的时候，我可是反思自己。一向觉得自己是中心的汉族人，自诩为高素质的内地人，在面对藏族人民这样的举动的时候，会不会觉得不自在？会不会跟我一样，非常汗颜？

进故宫之前，我让大家在午门门口等我，我去买票。买完票回来，我的下巴又脱臼了一次。因为我看见那个经常见面的职业乞丐又在讨钱。而他们讨要的对象正是我团的客人。当时在场的人纷纷侧目，看着我的游客排着队，每人手上举着一块钱。我很想提醒他们，这是个骗子。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没说出口。全陪在旁边看到我的表情，笑了笑，跟我解释，即便这是个骗子，他们也会给的。因为这是施舍，施舍是积福的。我看着他们脸上纯朴而且自然的神情，突然觉得我的心理是那么阴暗，一块钱而已，给一个生活确实艰难的人，又有何不可呢？即便他是个骗子，可他的残疾确实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啊。我静静地看着那个乞丐一边收钱，一边说谢谢。我想他的谢谢应该是真心的吧。

在故宫的游览中，因为步行距离非常远，而团上又有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我担心会误掉吃中饭的时间。于是偶尔我也会习惯性的蹦出几句“来，大家跟上我了，快一点”。但是我发现，没有人会真的就快一点，不是他们不愿意听我的，而是所有人的速度，都是以团队中被夹在中间的那几位腿脚不便的老年人为基准的。他们的速度就是全团的速度。即便是我说解散去拍照，回来的时候，也必定是带着这几位老年人一起回来的。

在游览故宫之后上车，也是极有秩序丝毫不乱，没有人抢着上车坐前排的座位。大家缓慢而且有序的上车，省时也省力，我一句多的话都没说。只是在门旁帮着上车不方便的人，扶她一把。而她们回报我的都是转过脸来的灿烂的笑容和唯一流利的汉语“谢谢”。相比起平时带的内地团，即便有说谢谢的，也都是例行公事般地一脸漠然，更别提会转过脸来笑着对着我说了。

后面几天的游览中，我发现，无论什么时候，他们永远都是一副很淡然的样子，无论遇到好事或者是坏事，他们永远都会对别人笑，用汉语说谢谢。排队的时候永远是把年龄大的夹在中间；走路的时候从来都是排成整齐的队伍；拍照的时候永远都不知道抢好位置；吃东西的时候永远都是把口袋里的东西挨个分到每个人，即便大家都有；上车的时候永远都是排队上；见到乞丐永远



都会给钱；见到佛像永远都是虔诚地拜一拜；需要等待的时候永远都是安静地等待，绝不会叽叽喳喳；遇到高兴的事情永远都会开心的笑；说谢谢的时候永远都是面对别人的脸……

我和他们聊天，我说来北京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他们用不流利的汉语一个字一个字地蹦，说最高兴，看到，毛主席，最高兴！我说为什么呢？作为八十年代生的人，很显然我对主席的亲近感是不如父辈的，所以自然而然地问为什么了。他们的答案几乎一致，说，我们都不识字，又没有文化，是毛主席让我们工作有收入，我们很感谢毛主席。我想起他们从毛主席纪念堂出来的时候眼眶红红、双眼含泪的样子，明白了他们对于恩情的理解，至少比我要深得多。他们对毛主席的感恩，也让我深有触动。他们谦虚地认为自己没有文化，却不知道他们懂藏语，也懂少数的一些汉语，尽管不会说，但是能够大致听懂。可身为汉族人的我，却是一个藏文都不认识的。若说没有文化，那应该是我。可我有这份谦逊吗？没有。

几天的行程走下来，他们坚定的信仰，对佛的虔诚，对恩情的回报，对世事的看法，都开始影响我。他们人手一串佛珠，只要手上不拿东西的时候，就一颗一颗的捻佛珠，嘴也一直嘟囔一句藏语。

去雍和宫的时候，我和全陪这个藏族汉子聊了一路。我问，他们天天嘴里念的是什么。他说唵嘛呢叭咪吽，就是六字真言。用你们汉语说，大概就是希望天下苍生不再受苦。我说，他们每天就念这个吗？为什么是天下苍生？他笑了笑说，我们藏传佛教的教义就是这样的，以天下苍生为重。然后，他给我讲关于因果报应，六道轮回。我似乎有些明白了藏民的宽容和淡然来自何处。

我问，为什么这几天总要辛苦地找餐馆？其实吃团餐的地方多了去了。定好多少钱一个人的标准，餐馆给安排，比你这样省钱多了，也方便多了。他说，他们出来玩一次不容易，如果吃的很不好，他们就玩不好，团餐虽然能吃，但是实在是不好吃。找个好点的餐馆点菜吃，虽然很麻烦，也比吃团餐贵，但是他们感觉会好一些，出门在外，尽量让他们舒服一点。我们不过就是少挣点钱，但是钱是挣不完的，够用就可以了，挣很多钱但让别人不高兴，那会有报应的。我瞅着他，内心触动极大。平时听这种话多了去了，是个人就会这么说，但真正能这样做的又有几人？

最后一天送站的时候，他们给我戴上哈达，并且放下手上沉重的包裹，轮流跟我握手道谢。我发自内心的发现，我很舍不得他们。这和以往我带的任何团队都不同。以往送团的时候，都是想赶紧送走完事，玩了几天斗智斗勇地累死了。可是送他们的时候，我从内心觉得非常不舍，不舍他们带给我的几天快乐淡然的日子，更不舍和他们在一起这种轻松无忧的感觉。和他们的相处让我觉得万事其实都没有太值得计较的东西。接触了中国那么多地方的人，从来没有任何地方的人能让我有被感化的感觉。

当他们检票进站之后，全陪又一次出来，再次挥手道别。我说，我们必须拥抱一下。于是我进到站里和他拥抱，告别。不知道他是不是会明白，其实作为导游，天南海北见过的人太多了，但让我觉得可以倾心相交的朋友实在不多。他是这不多中的一个。

唵嘛呢叭咪吽，就是六字真言。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1期-第150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本期责任编辑：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

